

【空
空
幻】
【无
声
戏】

中國古代禁毀小說

珍
藏
秘
本

中国古代禁毁小说



第二辑

空空幻

清

梧岗主人 编次
卧雪居士 评阅

新鐫鸚鵡喚

李卓吾評

醒世奇言

本衙藏板

新鵲奇傳空空幻一名鸚鵡吟目

梧崗主人編次

卧雪居士評閱

第一回

戒色慾苦箴良友

入幻境巧化才人

第二回

寓名園初盟淑女

泊孤舟又遇佳人

第三回

目錄

無聲戲序

文章經千百世而不磨者。
未嘗以時為高下。然之者
十餘年之間。雖易相去也。

尊經閣藏本《無聲戲》書影

連城壁序

迷而不知悟，江河日下而不可
返，此等人在田分德，不能得之於
夏楚，藟志不能得之於道，鐸在
在文人，善端能使好善之心
發，而連惡惡之念，油然而乃
知天下能言之流，言禪世道

序

嗟乎！百年瞬息，人生有几何哉！而其间离合悲欢，何一非空，何一非幻。黄粱枕上五十年之富贵功名，无非幻境；槐树枝边数十载之荣华福泽，尽是空花。腰金衣紫之荣，夫且如是；偎玉怜香之乐，詎曰不然？独是天能幻之，人不能空之；若人能空之，天岂犹得而幻之乎！究之天能得而幻之，与人所不能空之者，必有物以引之。引之者何？酒色财气是也。而四者之中，色为尤甚。盖欲念一萌，虽百炼控肠，不禁绕指三匝，又何怪逾墙钻隙之纷纷哉！不知淫辟之罪，天之报施也恒不爽。淫人妻者，妻淫人。非自淫之，也一间耳。夫谁无妻孥之属者哉？而不设身以思之也，亦误甚矣！况果报无定法；即孑然一身，亦不可恣情自逞。何则？孽海茫茫，天必于其及偿者，于其身偿之；于其所不及偿者，且越世偿之。吁，造化小儿，亦狡狴矣哉！我愿世人有览于此书而如听晨钟。虽数帙俚言，亦未必无小补也云尔。

梧冈主人识



目 录

- 第 一 回 戒色欲苦箴良友 (1)
 入幻境巧化才人
- 第 二 回 寓名园始盟淑女 (13)
 泊孤舟又遇佳人
- 第 三 回 扣朱扉潜来绝色 (26)
 宿绣衾始露真形
- 第 四 回 赴文社一人压众 (39)
 听琴声二美谐欢
- 第 五 回 吮春丸鏖战群尼 (51)
 遇仙姿网图双艳
- 第 六 回 一幅画巧谐美事 (63)
 三杯酒强度春风
- 第 七 回 幸中幸得美遇仙 (76)
 才怜才惊诗赴考
- 第 八 回 逢劲敌梦恋三更 (88)
 会佳期图全十美



- 第九回 访故人水流云散 (101)
睹音书肠断魂消
- 第十回 适维扬空怀旧约 (116)
至武林喜订新盟
- 第十一回 吉变凶风波不定 (129)
怨装恩云雨怀仇
- 第十二回 赋落花良朋示鉴 (142)
叹偿淫佳耦失贞
- 第十三回 欲拗法痴心割爱 (154)
愿为僧肆意狂淫
- 第十四回 进忠言迷途不悟 (167)
败奸谋法网难逃
- 第十五回 因诉冤刑加极恶 (178)
为报淫笔判投生
- 第十六回 空幻中果报既昭 (191)
鸚鵡唤大梦始觉



第一回 戒色欲苦箴良友 人幻境巧化才人

诗曰：

茫茫孽海几时澄？须信彼苍报最平。
绝色到头成化骨，陋颜何必憾遗生！
欲心燃发还当遏，冤债风流偿不清。
幸得老僧鸚鵡唤，空空幻出梦中情。

古语云：“顽石点头，铁人下泪。”人疑斯言为诞妄，不知所以云者，非真谓顽石可使点头，铁人可使下泪，不过谓振矇警聩之言，乃至理实情，所发虽以天下至无灵性之物，如顽石，如铁人者，闻之尚感怀流涕，岂以有血气有心智之人，曾铁人顽石不如乎！为说前朝浙江禾郡有一秀士，姓花名春，字金谷，年方十七，颇渊通于诗学，擅美于丹青，才名流布，无不企仰。椿萱已皆逝世，并无兄弟姐妹。家资巨万，富称敌国。所居的房屋，尽是朱栏翠槛；所穿的衣服，俱是锦绣绮罗。其享福之处，自尔琐说不尽。唯所抱憾者，尚有一则。看官们，你道他负此才学，际此境遇，尚有什么不足？不知他才虽渊博，貌不风流。其平日立心，曾谓：我若娶妻，不一而足，必尽天下之佳人罗而致之，方快我意。而又自以容貌之陋，佳人未必能对我生怜，故常引镜自照，唯叹彼苍



赋质，不能畀我全美，使做得一个风流才子，诚恨事也。所以琴瑟蹉跎，未谐秦晋。

时花春有一友，姓柳名莺，字迁乔。其才学之美，不多让于花春。若论其貌，则又丰神秀雅，态度嫣然。二人谊重金兰，夙敦雅好。花一日无柳，无以罄引触醉月之欢；柳一日无花，无以尽玩景吟诗之乐。然契慕虽殷，而一见柳莺，愈觉好蚩难掩，顾影自惭，每每谓柳莺道：“‘才子佳人’四字，本分拆不开。天生才子，必生佳人。盖无佳人，不足以舒才子之气，并不足以显才子之奇。弟虽眷恋佳人，唯有愧于才子。兄何既为才子，而反忘情于佳人？此我所不解也。”迁乔曰：“不然。李白才人，陶潜才人，其生平不过以诗酒怡情而已，谓其恋情于螭可蛾眉，则弟未之闻。”花春曰：“古来才子，指不胜数，兄何必第以是二人论哉！即如帘窥相如，香贻韩寿，世之佳人，且动情于才子，岂才子反不留意于佳人？且不特与佳人有遇，即与仙子亦未尝无缘。如半勺琼浆，裴子成缘于玉杵；一餐麻饭，刘郎迷路于天台。才子奇缘，皆历历可稽。若此，以我兄际此芳年，具此才貌，竟无情于韩寿、相如之遇，其与世上庸夫俗子相去几何？亦徒负天工赋质之意矣。午夜盟思曷禁；为兄叹惜。”柳莺道：“我岂不知才子佳人，往往有遇，然我所以略去粉白黛绿，而不敢役志者，诚以万恶淫为首，古人屡屡言之。若以归蕙赠牧之事，恋恋于中，是遇佳人而不遂，其欲则不快，势必至荡检逾闲，纵其所欲而不知止，由是而孽增恶积，无理难逃。阴司之罪狱固不必言，即目前之报应，亦不网漏一人。兄苟沾沾于女色，将毋蹈此迷途！”花春道：“弟非才子，固不必论。但以造物之待才子，自异于待常人。天既赋彼以才子



之质，自必有一番奇遇与彼。古来才子之遇，种种不合，未闻有责其淫狎而为之报者，兄何过虑之甚？我观兄潇洒不拘，自有雅人韵趣，略去脂粉，不知所乐何事？”柳莺道：“富贵功名之念，余实淡然。志在离城数里，起一别墅，约广十数亩，其间池塘曲绕，楼阁峥嵘，四季名花，无所不植。春则有宴花楼，夏则有涤暑台，秋则有望月亭，冬则有香雪阁。郡中名人才士，络绎而来，或雅爱琴棋，或性耽诗酒，或闲谈竟日，或秉烛夜游。为东道主者，酒肴粗备，相与为欢，将终我身，以徜徉陶然，不知有世事之扰。弟之志如是而已。”花春道：“予之志则不然。唯愿美姬盈座，娇妾环回，歌声婉转，舞袖翩跹。春生玳瑁之床，香透鸳鸯之被。杨柳楼头，肉屏围暖；芙蓉院里，锦帐□妍。直乐此不疲，有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他二人之志性迥殊有如此，故花春虽常抚形自憾，其心终贪恋无已。即其平日所作之诗，无非艳词丽句，不离乎香奁一体。其所描之画，亦不过是涂脂抹粉之观。清夜自思，每谓我徒具才子之学，而无才子之形，空有风流之情，而无风流之貌，即遇佳人，焉能使之一见生怜，相为勾引？心得遇一个仙人，将须法水，把我遍身一洒，使向来的陋相，顿变为一个俏庞，我生平大欲遂矣。

却说花春一日在书斋静坐，见门公启禀道：“外面有精严寺涵修和尚求见。”花春即令请他进见。无何，见伊手持一白鹦鹉，径入庭心，与花春作揖道：“贫僧无事，不敢造府。这只鹦鹉，贫僧已驯养多时，今日特来相赠。”花春知此僧素有得道之称，闻有一白鹦鹉畜之已久，曾有人出重价与之相鬻而不得者，何以今日特来赠我？想其中定有隐情，因说道：“既承长老雅好，须议价领赐。”那僧人笑道：“此鸟亦非



凡种，遇合有缘，不日要破笼飞去，又何价可议？”花春听得他语言奇异，遂谨谨领受。那僧人自作别而去，就将这鹦鹉挂于帘外。举目细睇，但觉仪光皎皎，素彩翩翩，异金精之妙质。喙不涂丹，殊火德之明辉；衿非染翠，洵如粉羽能沾。果尔雪衣可焕，梳翎爱洁，几疑林邑来呈；振翮唯鲜，犹忆延之作赋。看了一遍，心窃爱之。但思此鸟，畜于涵修，曾闻有谈经乱局之奇，为甚笼中寂寂，不闻慧舌间关？又想涵修适才所言，甚是不解。寻思久之，似有倦意，因遂俯几而卧。卧未几，闻得檐前鹦鹉唤道：“花贵人！欲快生平大欲，脱换形骸，今日须速出门，望西而去，自有所遇！”

花春闻唤，不觉惊喜交集，忙起身步出门外，也不带童仆，独自一人飘然行去。行许久，到了一处，名唤桃花村，但觉树深见鹿，溪午闻钟，光动绿烟，影遮岸竹，粉开红艳，香塞溪花。舞燕蹁跹，衔尽落红阵阵；流莺婉转，遥开弄舌关关。四围碧树成丛，一带清流绕位。徘徊良久，见林中走出一道者，背负葫芦，手展麈尾，足登云履，身服氅衣。童颜白发，还疑跨鹤而来；道骨仙姿，定识乘风而去。见了花春，遂上前起手道：“贫道因与花贵人有缘，故特下长春岭而来，在此静候数日了。”花春骇然道：“小生与道长素不识认，为甚知余姓氏？”那道者道：“讵但知汝姓氏而已，即后来之姻缘遇合，贫道已一一知悉。”花春闻言，惊喜道：“道长既知之，肯为我略言之否？”道者道：“有缘得会，何妨略泄其机：汝之功名福泽如在掌中，固不待言。至于抱玉偎香之乐事，则良缘美遇，尚要贫道小施奇术。”花春道：“如此敢乞道长指示，祈勿吝教！”那道人就于葫芦内取出丹药两颗，付与花春道：“这颗红的，名曰‘醉心丹’，向酒卮中一浸，凭他海量，不消





饮得数杯，便尔一醉如泥。只要将半杯冷水灌下，顿时醒转。这颗红的，名曰‘补天丹’，乃是房术。若将此丹吮入口中，就可通宵不倦，一以御千。欲泄，只消将此丹吐出。此乃贫道在长春岭上，皆采仙芝异草烹炼而成，不比人间丹药，有耗肾损精之患。可珍藏之，自有无穷妙用。”花春接过丸丹藏好，不禁挥泪道：“天下唯才子爱佳人，惟佳人亦怜才子。以我生就陋容，既未得为才子，焉有佳人与我结绸缪之乐？若无众佳人盈盈满座，即有此妙丹亦苦于无用。未识仙师，能为我脱换形骸否？”那道者闻言微笑道：“也罢。既要成全你的美事，须索成全到底。”遂携了花春的袖，一步步走近溪边，竟把花春一推推下。

花春在水中挣了多时，然后挨进岸傍，慢慢扒起，那道人已倏无踪影了，身上水淋淋衣衫尽湿。幸是暮春天气，不至十分寒冷，只得向左近乡村人家借须布衲衣衫换了，把身上的湿衣脱下，取了丹药，暗想：“这道人不知是仙是怪？他为甚将我推入溪中？”一路上疑疑惑惑，来到自家门首。

不料，管门的竟上前拦住，不许他进内。花春又气又恼道：“难道我相公换得一身衣服，你就不认得了么？”那管门的亦嚷道：“你说的甚么话？怎样可以冒得？难道我家相公的容貌都认识不出了，敢来假冒么！”竟尔叱嚷不逊。花春闻言暗想道：“莫非方才溪内这一浴，已将本来面目改换了？不然，他怎至认我不出？”正在呆思，只见里边走出两个家童来问道：“张伯伯，这是何人？你为甚与他嚷闹？”门公未及回言，花春遂说道：“我相公实因方才遇了仙人，将我形容改变了，所以你们皆认识不出。面目即非，声音犹是。你们若不信，可于我卧房中西边衣架上，取一个折叠匙钥，将榻旁



第二只皮箱内，取出粉红衫子一件，方巾一顶。”内中有一童子，果然进去不多时取了出来，各各惊以为奇。花春进了书斋，就将衣巾更换。脱下的衣袖，命家童往那乡村人家调转。不表。

单说花春换了衣服，遂引镜自照。见镜内的姿容，直不啻日月入怀，琳琅触目，与向来的面目，竟迥然不同，不觉欢然大喜道：“诚哉仙术多奇！造物已成之形质，且能化其本来，想这二颗丸丹，自然灵妙无穷了。自今我愿已遂，可不愧风流才子之称，温香软玉，自享不尽衾帐欢娱矣。”遂命家童去请柳相公到来。

无何，柳莺至，竟不相认识。花春遂将遇仙变容之事，详剖其故。言语之间，喜形眉睫。那柳莺闻言，默然良久道：“兄以此为喜，我实以此为兄危。”花春骇然道：“兄何出此言？”柳莺道：“以兄秉性风流，素恋恋于朱颜红粉，唯以赋质有憾，故未能径情直行，尚为迟迟观望耳。今日这道人不知前生与兄有甚宿债，故下此孽根，贻兄荼毒耳。兄颜一变，恐后此欲海无涯，孽冤层积，色途之后患，不可胜言矣。弟忝在爱下，故敢斗胆直言，祈勿见罪。”花春笑道：“兄何拘执若此！人各有志，不可相强。道学之谈，非余所乐闻。今日且开怀畅饮，以博一醉为是。”遂命家童暖酒备肴，两人合樽促膝，豪饮尽欢，直至夕阳西下，然后掷盏别去。

花春闲步阶下一回，遂把双扉掩好，倒在榻上，和衣而睡。直至天明起身，梳洗已毕，静坐书斋，暗想佳人不必多得，只消十美环回，朝朝为雨，夜夜兴云，每于花朝月夕，美景良辰，各罄其欢，诚快事也。遂欲描画美人图十幅，每幅上画了十美，其间或弹唱，或歌舞，或赋诗，或刺绣，闺中韵



事,各尽其妙。而十幅上的描容布景,又自各各不同。不消数月,早已功成。画上傅粉施朱,镂金佩玉,艳丽之态,自不必说。花春展图暗想道:“自今以后,若遇姿容绝世佳人,就可以一幅美人图赠之。这十幅图画赠完,天下之佳人亦几几罗尽矣。但想天涯广阔,佳人自散布四方,若唯羁守故乡,杜门静坐,纵有佳人,从何而遇?唯是驾一叶之扁舟,游尽锦城绣市,历过胜地名都,自有奇遇。倘今岁秋闱得捷,不免要北上的,我就可一路留心察访。”

话休烦絮。到了秋试之期,花春与柳莺二人,打点上省赴试,叫了舟船,搬下行李,又命两个家童随身服事。原来这两个童子,为人聪俊异常:一个是与他整叠诗笺的,故名诗囊;一个是与他管理画幅的,故名画篋。是日一齐带去。柳莺亦带一童子,又带一老仆,共主仆六人下船,径赴武林而来。到了城中,遂命家人去寻寓所。花春道:“房金不论贵贱,务要精洁雅静为主。”家人应诺而去。去了不多时,欣然来反命道:“此事真来得凑巧,二位相公今秋必定高中矣。”花春笑道:“我们若中,定是一元一亚,岂但中而已。且问你为何知道我与你家相公是中的?”家人道:“老奴奉命而去,寻了许久,不见有精洁租房。适遇见老奴的表兄,问我到此何干,我就将二位相公到省赴试,命我寻寓之事对他说了。因他在此有熟,托伊觅一寓处,却一时没有。他说道:‘有一所在,甚是精雅,但人不容多。若唯二位相公,可以权寓。’我问他:‘在哪一处?’他说:‘此间告老红御史府中,有一名园,屋宇颇多。’他即在红府管园,因主人远出不在,可略为专主,命老奴就将行李翻去。”那二人闻言,不觉大喜,遂雇了脚夫,挑着书箱琴剑,随了家人先行。花春与柳莺二



人，随了童子，慢慢行来。

行不多路，已到红园门首。步进园门，弯弯曲曲而来。花径未缘客扫，朱门似为君开。百尺高台，接青云而蔽日；千层曲槛，俯碧水以临风。缥缈桂枝，拂清香于静院；扶疏槐影，移翠盖于幽庭。溪树含芳，烟荡芙蓉之沼；山螺延翠，霞飞杜若之觞。琴台、啸台、吹台、瑯台，台台耸秀；晓亭、怡亭、畅亭、锦亭，亭亭环绕。凝香阁、栖霞阁、潜峰阁、摇碧阁，帘见半垂；芙蓉楼、翡翠楼、玳瑁楼、雨露楼，窗开四面。风光娱目，还疑已入蓬莱；蹊径迷人，几似暂游瑶岛。总总富丽之观，言难罄尽。花、柳二人遂在园内绿阴轩中寓下，相与谈今论古，赋诗饮酒为欢。

一日，花春在阶前闲步，见一丛白秋海棠开得雅洁可爱，遂握笔向粉墙上题道：

曾记东风睡海棠，粉痕依旧晕残妆。
离魂倩女愁无主，新寡文君未有郎。
小院月明香料峭，空阶露重夜凄凉。
可怜红粉都消尽，任是无情也断肠。

题罢，柳莺见道：“兄欲题海棠，则竟题海棠已耳。又何必指东说西，牵缠到别处去。倘主人道学，见此艳词，岂不嫌尔唐突乎？”花春道：“措语风流，正是雅人深致，兄何反嫌艳丽耶？”

话不絮表。二人在园，过了数日，场期已近，各把进场物件端整一番。到了初八，共赴头场。

却说花春点名领卷，归号静坐。移时传题，头题是“缙